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4.018

试论索绪尔的概念化理论^①

胡剑波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理论中富含概念化的思想。仔细阅读挖掘后认为,其概念化内涵为:语言是一个分类的原则,概念化是分节的结果;其概念化包含语链和意链的一体性、系统性、任意性、社会性、历时性和主体性等几个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是相互作用的,同时又赋予了概念化的偶然性和民族性。索绪尔的概念化理论是在反形而上学、承接分节观、融合时间的连续与非连续和主体的确立与消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系统和超越的特点。

关键词:索绪尔;概念化;属性;渊源;特点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4-0127-11

人们一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产生是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反动,其中尤以语言的象似性来反驳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为甚^①。同时,我们也发现,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在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时认为,索绪尔的学说具有唯心主义的色彩^{②③④}。唯心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意识和精神的产物”^⑤,即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第一性。而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假定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有一个中间层次——“认知”,即人的意识的作用。那么,索绪尔的语言学中真的如梅耶^⑥所说的那样“太强调语言的系统方面以致忘却了语言中有人存在”而忽视了人的“认知”了吗?本文拟探讨索绪尔语言学中所体现的认知——概念化,以将现代语言学之父与当代语言学联通起来。

一 概念化的内涵

兰盖克提出了“意义即概念化”的观点,认为意义不是客观给定的,而是语言使用者主观地建构出来的^⑦。其实,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也包含着深刻的概念化的思想。

(一) 语言是一个分类的原则

在论述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时,索绪尔指出:“相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⑧索绪尔这一原则是针对盛传已久的分类命名集而提出来的,他认为那是“一种很肤浅的理解”^⑨。分类命名集的观点假定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即“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⑩。索绪尔在多处反复强调概念不是预先规定的,他说:“如果词的任务是在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那么,不管在何种语言里,每个词

① 收稿日期:2018-06-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3YJA74001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5ZDB029)

作者简介:胡剑波(1968-),男,湖南隆回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

①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②高名凯:“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55页。

③方光焘:“一般语言学的对象与任务”,王希杰等,《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④徐志民:《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语言文字专辑)》1981年第S1期。

⑤《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2页。

⑥岑祺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1期。

⑦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94.

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

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⑩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0页。

都会有完全对等的意义。”^①“语言不是许多已经预先划定,只需要研究它们的意义和安排的符号,而是一团模模糊糊的浑然之物,只有依靠注意和习惯才能找出一个个的要素。”^②如果语言所表示的概念是预先规定的、普遍的,那么一种语言中的词与其他语言中的词所表达的意义应该完全相同,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事实却是相反。索绪尔以法语中的 louer(租入,租出)和德语中的 mieten(租入)和 vermieten(租出)为例说明,在不同的语言中词的概念有本质的区别,从而否定了概念是预先规定的^③。同时语法概念(语法意义)也不是预先规定的。索绪尔以名词的复数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说:“法语复数的价值就跟梵语复数的价值不一样,尽管它们的意义大体相同。梵语有三个数,而不是两个。”^④因此,在索绪尔看来,具体的语言是某一社会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具有相同的语言^⑤。正如哈里斯指出的那样,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社会交往的集体产物,是人类构成世界、表达世界的必备工具”^⑥,是“我们理解周围世界的钥匙”^⑦。所谓“语言是一个分类的原则”就是指,每种语言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组织世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或概念化,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

(二) 概念化是分节的结果

索绪尔认为:“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⑧与观念相对应的声音也不是预先划定的实体。

那么,思想和声音是如何明确、清晰起来进而实现人类的概念化的呢?索绪尔认为是通过分节。

有着深刻德国渊源的索绪尔十分重视分节这一机能。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首先追溯了这一术语的拉丁语来源,认为是由 articulus(肢体、部分,一连串事物的小区分)衍生来的。索绪尔认为,与人体的发音器官相比,分节是人类“更一般的机能,指挥各种符号的机能,它恰恰就是语言机能”^⑨。在索绪尔看来,这一机能具有自然的属性,“是由器官赋予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的,“是通过我们使用器官所进行的活动获得的……要利用它,缺少其他的东西,即由外部给予个人的语言,实质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分节这一机能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呢?索绪尔认为,“就言语活动来说,articulation(分节)可以把语链分成音节,也可以把意链分成意义单位”^⑩。也就是说,在一系列相连接的、模模糊糊的观念平面和一系列同样不确定的声音平面上,我们可以把前者切分成有意义的意链,把后者切分成具有音节的语链,“其中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一个声音就变成了一个观念的符号”^⑪。

王德春先生在定义语言时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⑫。因此,分节所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词汇的概念化,而且应该包括语法的概念化。索绪尔在讨论语言的二重性时以斯拉夫语中的“女人”的属格复数的标志是零为例,说明了语法的概念化。他说,“语言可以满足于有无的对立,……像属格复数这样一个特殊的观念竟至采用零符号”^⑬。众所周知,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范畴,因此,语法也存在概念化的问题。

至此,我们如果说索绪尔的分节已经大功告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2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7页。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2页。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2页。

⑤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张绍杰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⑥Harris, R. *Language, Saussure and Wittgenstein: How to play games with words*. London & New York: 1990, p. IX.

⑦Harris, R. *Language, Saussure and Wittgenstein: How to play games with words*. London & New York: 1990, p. 2.

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7页。

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页。

⑩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页。

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8页。

⑫王德春:《语言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6页。

成,那就未免低估了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深刻。索绪尔强调,“把一项要素简单地看作一定声音和一定概念的结合将是很大的错觉”^①。这一错觉产生于我们忽视了索绪尔为概念化所界定的几个方面的性质。

二 概念化的属性

纵观索绪尔语言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其概念化的属性。

(一) 语链和意链的一体性

语链离不开意链。索绪尔一再警告,“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有只抓住实体的一部分就认为已经掌握了它的整体的危险”^②。他举例说,由于音链(即语链)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线条型,当听到一种陌生的语言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切分这一连串的声音,也就没有办法进行分析,“但是,假如我们知道音链的每一部分应该具有什么意义和作用,那么,这些部分就相互脱离开来,而那没有定形的带子也就切成各个片段”^③。同理,意链也离不开语链。二者如同一张纸的两面,“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④。因此,“一连串声音要支持某一观念,才是属于语言学的”^⑤。意链也只有同语链联结起来,才成为语言学的实体,语言学研究的正是如此结合的、统一的实体。

(二) 系统性

索绪尔十分重视概念化过程中系统的关键作用,他之所以认为“把一项要素简单地看作一定声音和一定概念的结合将是很大的错觉”是因为,这种观念“会使它脱离它所从属的系统……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⑥。

词汇的概念化具有系统性,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同一语言中的多义现象和不同语言中的同义词现象;否则,就会退回到老路上去了,重新“把语言归结为一个分类命名集”^⑦。索绪尔以法语 *adopter une mode*(采用一种时尚)和 *adopter un enfant*(收养一个小孩)为例说明,“一个词可以表达相当不同的观念,而它的同一性不致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害”^⑧。索绪尔认为,法语中的 *mouton*(羊,羊肉)与英语中的 *sheep*(羊)有相同的意义,却拥有不同的价值,究其原因,这些词是一个系统里的成员,系统中所有表达邻近观念的词之间都有连带关系,都是互相限制的,其意义(概念)是通过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确立起来的,多义词的产生也是如此。卡勒以颜色词的教学为例说明,为弄懂一个颜色词如“棕色”的意义,我们不能采取一次教一个颜色词这种极端的解决办法,而应该对比棕色和其他颜色词的关系,把它看成是系统的一部分,从而证明索绪尔所强调的系统在词汇概念化中的重要意义^⑨。

语法的概念化也具有系统性。索绪尔说:“上面所说的关于词的一切,也可以应用于语言的任何要素,比如应用于语法实体。”^⑩法语的复数是二元对立而梵语的复数是三元对立,因此,法语的复数和梵语的复数的价值不同,在任何情况下梵语都不能采用法语的复数规则。此外,索绪尔还以希伯来语和原始日耳曼语的时(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区别以及斯拉夫语和法语的体(完成体和未完成体)为例说明,语法实体的价值也“决定于在它之外和周围的一切”^⑪,是由系统发出的,“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⑫,即在同一语言内部,语法概念化的结果——语法范畴(语法意义)和其它与其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9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6页。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7页。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8页。

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6页。

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9页。

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0页。

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3页。

⑨卡勒,J:《索绪尔》,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⑩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2页。

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2页。

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3页。

对立、具有类似价值的语法范畴相互限制,构成系统。

概念化的词汇和语法是如何进入语言系统而具有系统性的呢?索绪尔认为,“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如果我们不是首先在言语行为中将观念和声音模式联结起来,我们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①也就是说,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人们会形成一些新的观念,首先由若干个人发起,将这些观念与音响形象联结起来,等到它们为集体所接受,成为大众普遍认可时,才能进入语言这个系统,成为语言的事实。索绪尔以德语中“sein”的变位为例说明了语法的概念化是如何进入系统的^②。在现代德语中,我们说 ich war(我过去是)和 wir waren(我们过去是),但是,直到十六世纪,“sein”还是这样变位的:ich was 和 wir waren。受 waren 的影响,有人据此类推出了 war,但“这是一个言语的事实。这个形式一再重复,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才进入了我们的观察范围”即通过类推进入了共时的语言系统。

(三) 任意性

索绪尔十分重视任意性原则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③。为厘清这一条原则,他还特意“要多说几句”^④。在学生们的笔记中,索绪尔还不断强调,“这条真理在按等级排列的位置中处于最顶端”^⑤。

任意性原则赋予了概念化极大的灵活性。由于语言所联结的两个方面(能指和所指)都不是预先确定的,都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因此,用什么音链表示什么意链是完全任意的,“不然的话,价值的概念就会失去它的某些特征,因为它将包含一个从外面强加的要素”^⑥。也就是说,概念化是建立在对客体的抽象,概念不是由某种本质性

的东西所决定,不是对客体的复制,无法与客体直观等同,这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所衍生的。因此,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就包含着这样一个内涵:人们只需把握客体的某一特征,而无需把握其本质属性或所谓的固有特征,就可以将声音与之匹配,形成符号,进行概念化。

任意性与系统性紧密相联,正如莫罗所言:“语言的任意性既是语言系统变化的条件和系数,也是语言系统稳定的条件和系数。”^⑦首先,任意性是系统形成的基础,而系统的形成确保了概念化的可能。如果声音和概念都是事先预定的,都是依据其固有的性质所界定的,即任意性原则不发挥作用,那么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界限就相当明显,彼此之间就没有任何连带关系,也就无法构成一个相对自足的系统,因此,索绪尔说:“符号的任意性又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社会事实能够独自创造一个语言系统。”^⑧

其次,任意性是系统稳定的基础,而系统的稳定确保了概念的相对确定性。索绪尔认为,初看起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会使语言“好象是一个单纯取决于理性原则的,自然而可以随意组织的系统”。但是,进一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即使语言使用者充分意识到要进行讨论,他们也没有讨论的事情。因为要讨论一个事情,必须有合理的基础”^⑨。也就是说,既然一种任意性的结合并不比另一种任意性的结合更合理,也就没有必要再费纠结。同时,系统的复杂性质和社会心理(集体惰性)的共同运作,也使语言失去了变化的自由。

再次,系统的变化发展是任意性的后果之一,系统的变化,进而引发新的概念化,即把世界切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索绪尔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稳定与演化,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

①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 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41 页。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03 页。

④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张绍杰译,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4 页。

⑤卡勒,J:《索绪尔》,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 页。

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58 页。

⑦莫罗,T. de.《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国外语言学》1983 年第 4 期。

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59 页。

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裴文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 页。

们可以同时说到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①。语言演变的必然性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显然,索绪尔是持“多因素观”的,他说,“只有考察了多种多样的因素,才知道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必然的”^②。任意性自然是其中的一个,“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③。我们认为这是其中的内部因素,关键的因素。因为索绪尔一再强调,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体系。所谓“纯粹的价值”就是指语言的价值没有天然的基础,没有内在的规定性,没有外部强加的因素,内因(系统中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是主要的。这显然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内因是变化的关键的观点。社会因素和时间因素是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

最后,任意性原则下的概念化的灵活性受系统的限制,从而使概念化具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具有辩证思想的索绪尔^④充分认识到,如果任意性原则“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结果将会弄得非常复杂”,因此,作为一个系统的某一种语言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的道理的,即相对任意性。这种相对可以论证的概念包含在联想和句段两个方面里,“正是这些关系限制着任意性”,而系统也正是由这两种关系所构成,因此,索绪尔强调,“凡是跟作为系统的语言有关的一切,都要求我们从……任意性的限制去加以研究,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基础”。而这个受限制的任意性原则——相对论证性的原则的作用会使人们将概念化如上述“数”的概念化引入一个相对合理、有一定规律性的状态。

(四) 社会性

作为外部因素,社会性促进概念的丰富与发展。这些因素就是索绪尔所谓的“外部要素”,即

风俗习惯、历史事件、各种制度以及地理现象,它们是语言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语言的内部要素相比,它们“是并不一定要知道的”,“绝对不是语言生命中的经常要素”^⑤,“但确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⑥。这些要素对语言的影响显而易见,索绪尔分别论及了各因素在语言中所留下的痕迹。“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⑦;“有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例如罗马人的征服其他民族,……结果引起了这种语言的变化”^⑧;“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⑨。由于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概念化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社会性维持人们对世界观念的稳定。语言是社会集团所制定的一套强制性的规约系统,“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驶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⑩。因此,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语言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尽管这些外部因素能在维持人们对世界观念稳定的同时不断地丰富与发展概念,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必须得到系统的认可,在系统内部才能得到发挥。对此,索绪尔以借词为例进行了说明。借词一旦进入系统,“它会跟任何土生土长的符号一样,只因与它有关联的词的关系和对立而存在”^⑪。也就是说,借词(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词也一样)会与它们有类似价值的词形成对立的关系,进入语言系统,从而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观念和范畴的不同切分,丰富人们对世界的观念。

社会性在任意性原则的统辖下,使概念化具有了民族的独特性。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一个重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1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5页。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3页。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页。

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

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2页。

⑩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7页。

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

要内涵就是,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没有自然的联系,那么,“社会约定就成了维系语言音义关系的根本纽带”^①。语言“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②,“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③,因此,这种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产物“是随语言集体而不同的”^④,不同语言的集体反映了该民族认识外界事物的特点,所进行的概念化过程、方式及其概念化的结果自然各具特色。

(五) 历时性

历时性就是指经过分节后产生的音链(能指)和意链(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的进程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深谙此道的索绪尔也认为,“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⑤。索氏是在不断叠加的历史生成的动态中来探讨概念化的。

概念化的历时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表现在其整体性,即索绪尔认为,演变的本质是“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即所谓的“历时同一性”和我们所谓的“语链和意链的一体性”在历时中的体现。能指是演变的,如在古德语中, *dritteil* (三分之一) 演变成了现代德语的 *Drittel*; 所指也是演变的,如拉丁语的 *necare* (杀死) 在法语中成为了 *noyer* (溺死)。在这两个例子中,能指和所指(概念)都发生了变化,这是一般人都能看出来的,但索绪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指出了“我们无需把这现象的两个部分区别开来”^⑥,因为“语言制度的特性就是要维持这两类差别的平行”^⑦。岑麒祥在校注中指出,索绪尔这一观点是在批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如德国的保罗和冯德,常

把语言变化分为语音变化和意义变化两部分,并把它们对立起来”^⑧。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必然引发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念的变化。更为具体的是,索绪尔还指出了语言演变的三种情况:(1) 由于语言的演变,两个要素(如词)拥有了相同的音响形象,“那么它们的意义哪怕很不合适,也会有混同的倾向”^⑨; (2) 一个词的发音产生了分化(如来自拉丁语的 *cathedra* 演变成了法语的 *chaise* “椅子”和 *chaire* “讲座”),“尽管不一定成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但差别一经产生,必然会表示意义”^⑩。(3) 观念的变化却很不相同,“任何观念上的差别,只要是被人感觉到,就会找到不同的能指表达出来;如果有两个观念,人们感到没有什么区别,也会在一个能指里混同起来”^⑪。这些论述可以很好地解释语言演变后所产生的同音异义现象、多义现象等许多特殊的概念化现象。

其次表现在概念化的动态平衡性上。与外部因素所引发的观念的变化一样,由时间所引发的观念的变化也必须由系统所整合。也就是说,索绪尔站在哲学的高度,强调这种演变在进入系统后所保有的动态平衡。他说:“无数的例子表明,能指的变化常会引起观念的变化,我们并且可以看到,有区别的观念的总数和表示区别的符号的总数在原则上是一致的。”^⑫与此同时,索绪尔强调历时性的演变对系统的影响有轻重之分,“由此引起的价值上的变化,有的是零,有的很严重,有的具有中等的重要性,各视情况而定”^⑬。系统的变化也是一个渐次的过程,“变动的不是整体,也不是一个系统产生了另一个系统,而是头一个系统的一个要素改变了,而这就足以产生出另一

①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页。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页。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页。

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8页。

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

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7页。

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

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8页。

⑩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p.119.

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8页。

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7页。

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9页。

个系统”^①。也就是说,由时间所引发的概念的变化有时能够进入系统,对系统产生作用,而有些变化却不能进入系统,对系统的作用为零。同时,这种作用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只有变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促成另一个新系统的产生。

再就是表现在概念化的偶然性中。在索绪尔看来,任意性原则是头等重要的原则,因此,概念在时间中的演变也是任意的,这一特性使概念化具有了偶然性。索绪尔以语义事实、句法和形态的变化以及语音的变化为例说明了这种偶然性^②。法语的 *poutre*“母马”获得了“木材、椽子”的意义以及法语中几乎所有的古代主格形式的消失,“只不过是记录在一种语言的历史里的所有偶然事件中的一件”,都是在“自己的秩序中构成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尽管语音变化中存在许多的规律,但“可以用来证明一条语音规律的例子不管有多少,这规律所包含的一切事实都不过是某一单个的特殊事实的表现罢了”。

与此同时,历时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使概念既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也时刻处在变化之中。语言是相对稳定的,概念化的结果所形成的词汇和语法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而且因为它是处在时间之中。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③。索绪尔假定一个人在世界上孤零零地生活几个世纪,也就是说,只考虑时间的因素而没有社会诸因素的参与,那么时间也就不会对语言产生影响,语言也会维持稳定;“反过来,要是只考虑说话的大众,没有时间,我们就将看不见社会力量对语言发生作用的效果”^④。因此,在索绪尔看来,时间性和社会性也是相互作用,促使概念的发展。

(六) 主体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诘难索绪尔过分强调系统而忽视人的主体性。除他的学生、社会心理语

言学的主将梅耶外,申小龙在对比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学观点时也指出,“索绪尔的符号是主体缺席的符号”^⑤。诚然,索绪尔的一些论断也确实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如他认为“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总要逃避个人的或社会的意志”^⑥、“变化是在一切意图之外发生的”^⑦等。但仔细阅读其《教程》,我们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有着浓厚的主体意识,其中概念化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概念化过程中的主体性。思想和声音都是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没有预先划定的界限,那么对它们进行分节的依据是什么呢?对此,索绪尔给出了十分确定的答案:“只有依靠注意和习惯才能找出一个个的要素。”^⑧即主体通过对思想和声音这两个实体的观察和分析以及依据主体的社会习惯而进行分节的。这显然是主体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是否否定了语言的任意性了呢?王德春先生认为,这种主体性和社会性在某一语言中显然是有理据的,但考虑到世界各语言分节的丰富与多样,这种“理据本身也是任意的”^⑨。

索绪尔认为,语言演变的本质是“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如果套用当代语言学的术语就是“概念化重组”。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意识也是很明显的。前文德语“*sein*”变位的例子中,首先有一些人通过类推的言语创新,集体同意后而得到认可。在这一过程中,“类推”和“认可”必然有人们主观意识的参与。

概念化的结果所形成的语言之中也富含人的主体意识,因此,索绪尔在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时说,“在我看来,语言是恰好存在于集体心智里的东西”^⑩、“语言符号建立在两种非常不同的事物之间通过心智所形成的联想的基础上,但两件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4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4页。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1页。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6页。

⑤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7页。

⑨王德春:《论语言单位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外国语》2001年第1期。

⑩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张绍杰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事物都是心理的,并且在主体中”^①。因此,这一主体意识也必定是集体的,社会的。

在运用概念化成果——语言时,人的主体性也有充分的体现。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②。“没有其他一种惯例无时无刻不涉及所有的个人,也没有其他一种惯例对所有的人如此开放,以至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并对其施加自然地影响。”^③很难想象,在体现众多人的意志,运用众多人智能的活动中没有人的主体意识。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集体意识的体现和产物。这也是和语言的社会性所契合的。

综上所述,概念化的主体性体现在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体现在对语言系统的改变之中,与集体心智相连接,并受其制约,在某一具体语言中具有一定的理据性,但就世界语言而言又是任意的,任意性原则依然发挥其重要作用。

三 索绪尔概念化思想的渊源

(一) 反形而上学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一个本质、本原或绝对的真理,人们能得到有关客观世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从而获得可靠的知识。即通过追问“本质(即本体、本原、形而上、逻辑斯、绝对真理、终极真理)是什么”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进而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必然性或规律性知识。

17和18世纪的语言学都认为,“语言能表现人类思想和思维的本质”^④。前者以波尔·洛瓦雅耳语法为代表,“把语言看作是思想的图片或形象。想要通过研究语言而获得普遍的逻辑和思维的规律”^⑤。他们的研究是共时的。对此,18世纪的后继者们没有苟同,认为要了解思想还必须探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要了解感觉是如何变成思想的。因此,他们转而研究语言的起源,据此说

明语言的本质,进而说明思想的本质。

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语言研究中的表现就是索绪尔所谓的“分类命名集”,即名称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命名的本质论。索绪尔以概念化的任意性否定了其本质性,即某一集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或概念化。“分类命名集”的另一个含义是:语言和思维是独立的活动,语言是运用语词的活动,而思维是观念的活动,语词依赖于观念。这是康德的思维或心理的先验模式,而索绪尔持语言先验框架论,即语言的概念化建构了我们的外部世界,在语言模型的作用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其实就是受不同社会文化影响的观念化了的世界。在胡塞尔看来,“语言的先验基础有助于阐明人的意识体验的先验的意向结构”^⑥。同时,索绪尔指出,这种研究“缺乏整体的观点”^⑦,即他们在方法论上持“原子论”,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些彼此孤立、没有联系的、原始的概念或自然的观念。对此,索绪尔站在“系统”这一新的方法论上,认为符号只能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观念表达的不是要素本身具有的性质,而是所有要素之间所形成的差别,即强调了概念化的系统性。总之,索绪尔以任意性原则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论,秉承康德的二律背反(辩证观)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论,以历史性原则反对形而上学的静态论,以不同社会的集体意识反对意义的客观性,但索氏又以语言学的对象——形式(本质,最高实体)表现出其反形而上学的不彻底性。

(二) 承接分节观

分节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术语。姚小平认为它可以追踪至1660年的《普遍唯理语法》^⑧。该理论认为,词的定义正是利用这一概念所给出的:“词是不同的、清晰的声音(sons distincts et articules),人类用这些声音构成符号,以便表达思想。”之后,“本哈迪(A. F. Bernhardt)在1805年

①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张绍杰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③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张绍杰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④卡勒,J:《索绪尔》,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⑤卡勒,J:《索绪尔》,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⑥徐友渔:《精神生成语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1页。

⑧姚小平:《研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度讲授)中的langue, langage, parole》,《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5期。

的《语言学初阶》中,已根据‘分节’的概念给语言下了定义:‘(语言是)人用来表达观念的分节音构成的整体。’”洪堡特在其论著中也对此有深刻的思考,认为“分节音(der artikuliert Laut)或更一般地说,分节(die Articulation)——是语言的真正本质之所在。语言通过分节这一杠杆而与思想相适配;同时,分节也是语言和思想紧密相联的结果。”如前所述,索绪尔认识到了这一术语的来源和属性,更重要的是运用了这一人类更一般的机能把语链分成音节,把意链分成意义单位,并将二者纳入系统之中从而形成概念。

(三) 融合时间的连续与非连续

索绪尔认为,波尔·洛瓦雅耳的普遍唯理语法“忠实地遵循着横轴线,从来没有背离过。所以这种方法是正确的。”^①但18世纪的语言学家们更关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孔狄亚克的倡导下,语言的起源成为了这一世纪探讨的中心话题。但是他们集中研究的所谓“哲学词源学”问题多多,如威廉·汤姆逊指出,这类研究“混入了许多宗教设想和偏见”^②。因此,19世纪初的比较语法学家们力图从上一个世纪虚构的历史连续性中脱离出来。索绪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孕育这其他一切错误的头一个错误是,比较语法在它的研究中(而且只限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从来不过问它所做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它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毫无疑问,比较是一切历史重建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③与此相反,索绪尔肯定了新语法学派的贡献,“它的功绩是把比较所获得的一切成果都置于历史的展望之下,从而使各种事实联成自然的顺序”^④。与此同时,他指出,新语法学家们过分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语言,而忽视了语言现象的系统性。索绪尔深刻地认识到,“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语言会逃脱这一普遍

规律”^⑤,但他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时间的作用有效地纳入时间的非连续性(系统)之中,辩证地阐述了概念形成的过程和结果。

(四) 主体的确立与消解

关注人的主体意识是西方的思想传统,尽管期间有过中断,如整个中世纪都是人性受压制的时期。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禁锢已久的人性重新回归。受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影响,产生于17世纪的普遍唯理语法强调语言中所包含的精神,认为正是语言的精神性使人类超越了动物。这种哲理语法的传统在18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中得以传承,他们认为,语言形式的多样性“是由操使那种与统一的原型语‘背离’的的语言的人们的‘用法’和‘精神状态’所决定的”^⑥。

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威廉·洪堡特(Humboldt)高扬人本主义的大旗,强调语言的精神性。他认为,分节音“是心灵有意识发出的行为”,是“人受其心灵的驱动”而产生的^⑦。同时,洪堡特还强调分节音在不同民族中的差异产生的原因,他说,“在每个民族中,都按照其语言系统的要求生产出一些必要的、具备一定相互关系的分节音”^⑧这与索绪尔以任意性原则来解释世界语言的多样性是相当契合的:人类不同精神活动的结果。

19世纪的比较语法学家们持自然主义的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自我演变的有机体,新语法学家重新回归使用语言的人,“由于他们的努力,人们已不再把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语言集团精神产物”^⑨。但他们眼中的“人”是“个人”而不是“集体”,布鲁格曼和奥斯托霍夫在《形态学研究》的序言中就说:“语言实际上只存在于个人之中,因而语言生命的一切变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1页。

②汤姆逊,威廉:《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9页。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页。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

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5页。

⑥绍尔,拉:《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末的语言学史梗概》,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8页。

⑦洪堡特,威廉:《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9页。

⑧洪堡特,威廉:《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1页。

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

化,只能源于说这种语言的人。”^①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他辩证地确立了主体的地位,同时又将其消解。在语言的形成、使用以及发展过程中,主体或“我”(每个个体)都能动地参与其中,但是“行为主体的功能实际上属于通过主体而起作用的各个系统,主体也就‘溶解’了”^②。也就是说,使用语言的主体或“我”意识不到潜在的一个词汇和语法的系统,但又完全受制于这一系统,这个系统不为人所察觉但无时无刻不在发挥这主导作用,这种“无意识性”正是概念化过程中系统性、主体性、历时性、社会性的辩证作用的体现。

四 索绪尔概念化理论的特点

(一) 系统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语言学都是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细化。其概念化理论也在当代认知语言学的阐发中更加深入。在总结兰盖克^③和塔密^④等人的理论上,可拉夫特和克鲁斯^⑤认为,概念化包括注意、判断、视角和格式塔四个方面的内容。王寅^⑥阐述了认知语言学视野中概念化的四个方面:动态性、人本性、主观性和识解性。但索绪尔的概念化理论似乎更加强调其系统性。

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许多概念并非其独创,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他使之发展成熟,并形成一个个有机的整体。其对概念化的观念也是如此。分节的依据是任意的,由此赋予了各语言表达多彩客观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分节所形成的概念化结果——语言必须是系统的,因为其任意性否定了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的自然联系,而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纽带由社会约定来维系;语言始终处于演变之中,系统要适应这种演变过程,演变过程及其结果都有人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具有偶发性,是

任意性的体现。

(二) 超越

语言与其表征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所苦苦探求的论题。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人类心理表征的普遍性来自于外部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逻辑的一致性,但言语群体间不同的规约又使世界的语言各不相同,因此,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通过两个过程得以实现:一个是自然的、普遍的过程,即通过感官将客观世界与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心理表征连接起来;另一个是规约、非普遍的过程,这一过程把心理表征和语言结合起来^⑦。其后由芝诺(Zeno)所创立的斯多葛学派对此也有独特的见解,他们认为,“首先产生印象,然后是思想通过语言,以词语的形式表达由印象产生的经验”^⑧。即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表征是通过语言而获取的。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性原则得以继承,在思辨语法学家看来,“人类之所以能够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是因为词这种‘符号’一方面与人的心智有联系,一方面同它代表的事物有联系。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普遍原则”^⑨。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学回归语言的特殊性和规约性,但在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普遍性的原则在17世纪具有统治地位。英国学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反对天赋观念说,提出“白板说”。受此影响,18世纪的语言学家孔狄亚克(Condillac)的文化规约论、洪堡特的语言民族精神论、赫尔德(Herder)的语言起源摹声说再次将语言的规约论引入前台。在19世纪,比较语法学家和新语法学家都追溯语言的历史演变,未能将语言和思维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索绪尔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又回到了语言与表征的问题上。受美国语言学家威廉·辉特尼(Whitney)的影响,他将语言的研究置于符号学的

①康德拉绍夫, H. A.:《语言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②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③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5,194.

④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p36,215,431.

⑤Croft W, Cruse D.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6.

⑥王寅:《认知语言学的意义新观:体验性概念化——十三论语言体验性》,《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⑦Harris R, Taylor T J. *Landmarks in Linguistic Thought: The West Tradition from Socrates to Saussure*. London: Routledge, 1989, p.33.

⑧罗宾斯, R. H.:《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⑨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框架之下,认为只有把语言作为符号才能“了解它的特殊性质”^①,但“只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分类命名集,这样就取消了对它的真正性质作任何探讨”^②与此同时,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解构了语言符号反映客体本质属性或固有特征的论点。其次,语言的研究也必须与心理学结合起来。但是索绪尔明确反对个人心理的第一性,主张社会心理的第一性,个人心理是个人脑海中符号的机构,这种方法“跨不出个人执行的范围,和符号沾不上边,因为符号本质上是社会的”^③。再者,必须将符号置于系统的观念之下,否则概念化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孤立的、原始的观念,而不是一种使事物表示意义的对立的结构。因此,索绪尔正是将语言置于任意性原则、社

会心理和系统的统辖之下超越前人的。

结语

诚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并没有使用概念化这一术语,但套用索绪尔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索绪尔的这一思想尚是混沌的、一团模模糊糊的浑然之物,还没有通过分节与某一语链结合而变得清晰起来,还是一块浑金璞玉,等待我们去雕琢。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使得这一意链与语链结合清晰起来,这也是为什么说“索绪尔常读常新”的原因。在当代社会科学如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等的观照下,我们将再一次走近索绪尔,走近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理论,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为语言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On Saussure's Theory of Conceptualization

HU Jian-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theory is rich in Saussure's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After a detailed study, the essentials of his conceptualization theory include that language is a principle of classifica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articulation. The nature of conceptualization includes the integration of sound sequence and concept sequence, system, arbitrariness, sociality, diachrony, and subjectivity. These traits are in interaction, and such accidental and national traits are thereby derived. Saussure's conceptualization theory is founded on his opposition to metaphysics, his inheritance of articulation, his integration of time and timeless,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cancel of subjectivity. His conceptualization theory is characterized by system, and transcendence.

Key words: Saussure; conceptualization; traits; genesis; characteristics

(责任校对 钟丽)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7 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9 页。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9 页。